

又一年

(组诗)

天 天

又一年,我爬上高高的塔台,
我看见去年的日月依然耸立。

作为过来人,我饥饿的手总想抓住点什么。
我去过乌有之乡,在黄昏,
晚霞烧尽鸽子眼里荒凉的时候。

也许不再有可能了,人们吐出的大街
再也不能解释退却的意义。

还是你吗? 我的粮食一样的情人,
此时,我多想饶恕,
饶恕一切无法终止的灵与肉的关系。

讣 告

白纸黑字,已经把一切显露出来了。
想到人间的生死,还有什么不能放下。
此刻,它在墙上,
被几行字压着,被字里的悲伤压着。
它不动,任读它的人掀起了不幸的一角。

喧闹的街还没交出惊涛骇浪。
一切还在继续,
没有眼泪,下午的阳光把万物照的刚刚好。
多么平常的日子,
巷子里,放学的孩子跳得不能再高了。

那个人在吹萨克斯

他是出逃的音符? 或是乐声中隆起的新愁。
晨光中,长亭遮住了草木心头的寂寥。

那口唇间有悬崖、有流水,
有细碎的粗布生涯。
石阶上有风和星子的絮语。

合欢树沉下了身子,晨光一寸寸散开,
都在聆听,千万只手在拨弄渐渐醒来的早晨。

是石阶上的落叶过于悲伤?
藤上的布谷声已成了遗物。
跨过那乡野之处,长亭犹如离世的岛屿,
亭子沉入乐声里,都模糊了。

草木垂下了岁月的头颅,
落叶翻卷着,仿佛要逃进萨克斯的音符里。

中药店

每一场病都是被无端拆毁的庙宇。
在一间心软的中药店,
你迟疑着,把没有年龄的荒野递过来。
我穿梭其间,淌着汁液的傍晚,
我想到它们的生死,
像灰烬中的一点星火,犹了未了。
当归、元胡、沉香、九里明……
我想带着它们,投奔你和你的小院。
我们靠近炉火,
来吧,由爱生恨吧。

南方和北方,带着道德的毒药和人性的装卸工,
都来吧。我们在这里,借草木之眼,
去看望世间的沉郁之身。

水面上停了一只船

它孤独很久了,水草缠着它,
也缠着它破旧的光阴。
岸上的青石正忘掉前生粗糙的痛苦,
风浪有时会扑到夜的怀里哭,
像哭一个失散多年的亲人。
撑船人去了哪里?
风浪夹裹着无尽的道路在寻找。

停泊的只是一个影子?
或是我们看不见的令人生畏的存在。
雨落在水面上,缓缓地,仿佛要告慰什么。
一只孤独已久的船在默默倾倒心底的烛火。

小路上走来医生、工人、寡欢的妇人,
骑单车的少年……但都不是。

青石依然不停地忘却,
一只船的话语在燃烧,
灰烬里住着风,住着佻膝交谈的长夜。

街头的剪纸艺人

此时,那个在纸上流浪的人,
还未从一把剪刀的谦卑里起身。
更多的时候,
他只在远远的观望、辨认。

一张纸内心的祷告被打碎,
成为无数个抛却肉身的忏悔者。

他蹲在纸上的眼眶里,久久无言,
剪下整个夏天,和夏天的沉默、孤独,
剪下远方的人,和他体内的空巢。

嘈杂的街道也无法让他苏醒,
人群渐渐消失在他剪下的走廊里。

对于苍生,他的理解辽远而隐秘。
纸抓住了他匍匐的身影,
并替他说出了要说的一切。

读杜甫的《兵车行》,一句“信知生男恶,
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
百草。”特别让人震撼。要知在封建的大唐帝
国,有“生女比生男好”的念头,那就是“逆天”
了,违背了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说白了
就是一种心理变态,可见战争给人们心灵造成
的创伤是何等的严重。看看,唐玄宗沉迷
于歌舞酒色之中,李林甫、杨国忠把持朝政,穷兵黩武,使“边
庭流血成海水”;听听,“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兵车行》,是杜甫用诗歌以史书记载的方式叙述了当时征兵
服役的一个告别场面,而且真实反映了人民的心声,发出反战的
强音。

从创作的角度上讲,《兵车行》给杜甫开创了一个全新的
天地。杜甫从“放荡齐赵间,裘马颇轻狂”的纵情游历,抒发情
怀及发泄个人对时政的不满,到摆脱自我,与人民同呼吸共命
运,面向广阔的社会,记录那个时代的历史兴衰。植根于人民
的土壤,杜甫的诗从《兵车行》开始,说出民众敢怒不敢言的心
里话,用“诗史”反映社会的一些场景,站上了唐诗的峰巅。



采春 梅方明摄

西 涧

—272—

一条京浦铁路把乌衣镇切割开来。
新镇时尚、热闹、噪杂、拥挤、浮躁,亦如
现代的我们。进入老街,一切突然就安
静下来,仿佛穿越时光隧道,遥远的过
去就在眼前。

迎面是一副模糊斑驳的对联“春风
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现在可
是十三亿多的神州了。瞬间,我意识到与
镏金城市相比,这里似乎是平民的村落,
与我儿时的记忆相去甚远。

老街,于我有份特殊的情感。我的小姑
远嫁到这里。小时候给小姑拜年要渡过
两条河流,走很长的河堤,穿过老长的街
巷才到小姑家。表哥表姐们带我到镇
上的剧院看电影。那是我第一次在室内
看电影,暖和而安静,不像我们乡下,是
在露天的晒稻场上,全村人扛着凳子围
坐在一起,披星戴月,顶风冒寒地观看。
第一次听到火车的鸣叫,声音高亢而明
亮,辽阔而悠长。第一次见到犹如绿色
的峻岭巨蟒的火车从我身边呼啸而过
的情形,把无穷的遐想带向远方。

小姑家门前有一条河。河水清澈见底,
有鱼儿欢快地游荡。河边铺着很多各
种形状的青灰色石板,老街的人淘米、
洗菜、漂洗衣服都在那里。那时的河
流、沟壑、塘池的水都是清澈的。古
镇上的房子与我乡下的屋子也是不同,
多是鳞次栉比的徽派建筑。清一色马
头墙,洋灰色的小瓦,三进三出,侧旁
伴有厢房的院落交错相挨,地面铺设
大块四角平滑的长方

即将消失的老街

姜美惠

形青石板,街道光亮干净,人群熙熙攘攘,叫卖声此起彼伏。

随着日升、月落、风过、星沉的年华匆匆流过天际。现在,看着满目疮痍的老街,我有些茫然不知所措。街景破败、寂静、人迹稀少。我搜寻记忆深处的美丽,拼命寻找我那终生难忘的电影剧院。风掠过,草身摆动,仿佛能听到它们的低沉的哀叹。踏着青石板路,惆怅的情绪无法散去,我想为老街歌唱,以手为犁,开拓心中的爱与阳光。

一扇旧门映入眼帘,如我年少时的一叶晴窗。门脸很小,是一块一块带有木栓的木板镶嵌起来,木格式的窗台,买东西的人可以趴在窗台上指要里面的货品,屋里有着玻璃的木制柜台,货柜有些高,把店主人与顾客隔开,货架更高,排放在门脸深处。货物品种并不多,质量也是低档,使得人想起电视里的一句台词:“香烟、洋火、桂花糖呦”。主人是一对老夫妻,他们双双两手交叉插进相反衣袖的袖筒里,正襟危坐,迷瞪着眼睛,微笑而淡定地看我拍照。老婆婆说:时常有外地的人来这里,好多还用笔记录呢。我称赞他们老屋维护的好,

读书在于修身

白英丽

莎士比亚在他的戏剧《哈姆莱特》中借哈姆莱特之口说“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在这个地球上,只有人具有读书和思想的能力。孩子到了三岁要入幼儿园上学读书,之后进入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学习和读书几乎伴随着人的一生。人到底为什么要学习,要读书?可能很多人都会说为了有个好工作呀,为了生活呀,这话没有什么不对,但让人总觉得好像欠缺点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实际上,古代圣贤早就给出了我们答案:那就是“修身”!

四书中的《大学》在开篇就告诉我们:“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提出修身才是核心。所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上自皇帝,下至普通老百姓,修身是根本。无论人处于何种地位,富贵也罢,贫贱也罢,都无一例外地要修身,因为富贵有富贵的问题贫贱有贫贱的问题,富贵者位高权重,易于骄奢淫逸,有恃无恐,贫贱者位卑言轻,易于自轻自贱,仰人鼻息,须修而治之,去其污垢,全其德性。孟子也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

孔子的学生子路问孔子:怎样做一个君子。孔子的回答是“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意思是,修养自己使自己变得严肃恭敬,进而使周围的人安乐,进而使老百姓安乐。“修己”就是“修身”。孔子认为,修身是君子立身处世和管理政事的关键所在。

孔子还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句话告诉我们,学习、读书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为了修

发,认为杜甫精通各种诗体格律,其诗就是诗歌发展的历史,此乃“诗史”。还有人则说,“诗史”杜甫就是在写自传:“少陵为诗,不啻少陵自为年谱”。

在诗歌发展史上,从大时代、大背景下的不同角度反映社会生活的诗人不少,但可以被称为“诗史”的寥若星辰。这是因为他们的诗不

及杜甫内容多,杜甫的诗篇幅相连构成一幅完整宏大的历史长卷,无所不包:人物、时政、市井、风俗、花鸟、书画、歌舞等,鲜活直观地展现了那个时代的脉络与特点。杜甫从困守长安到客死于行往岳阳的舟中,一路诗歌一路行,在流浪中漂泊,目睹“朱门九肉臭,路有冻死骨”,感受“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憧憬“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杜甫,于文学性之中针砭时弊,用揭示社会生活的深度来体现其本质的东西。可以说,称杜甫为“诗史”,蕴含着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内容。

杜诗为史,“史”“诗”兼备,吟诵之间,一幅大唐帝国兴衰的历史画卷便史诗般地徐徐展开。

回乡随感

韩开祥

阳光明媚,春风和煦。清明时节,我回到久别的故乡——一个生我养我的地方。有许些兴奋抑或伤感,毕竟这里承载了太多儿时的记忆。

时光往再,转眼卅载。已有多年没有回过老家了,真是所谓的“近乡情更怯”。在归乡的路上,忍不住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不由自主地想起儿时的往事——那一条条再也熟悉不过的乡间小道,清澈碧绿的潺潺溪渠;还有那一个个小时要好的玩伴,纯朴慈祥的村民长辈……那一桩桩、一幕幕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满怀憧憬,可当我一路进故土,周遭却是那样的陌生茫然,一切的一切几乎荡然无存,无法辨认。真所谓三十年河东河西,面对这人非物也非的曾经多么熟悉的故土,我不禁感慨万千。

记忆中的老家,贫穷落后,交通不便,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歇,日子平淡而乏味。由于家乡地势低洼,加之水源贫乏,干旱、洪涝乃是常事,至今我仍记忆犹新。随着时光的变迁,时代的进步,现在的境况有所改观,但与外界相比,不能说天翻地覆,但也相差悬殊。好在恰逢清明盛世,天赐发展良机,国富自然民强。更有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高瞻远瞩,英明决策——斥资三十余亿重启惠及四方,泽被后人的重大民生工程——再建定远县江巷水库。这也终于圆了家乡人民四十多年的美好宿愿。

今儿真是个好日子,回到家乡的感觉既熟悉又陌生。黄灿灿的油菜花香沁人心脾,绿油油的麦苗儿青翠欲滴。碰到无论是相识的,还是不认识,个个都是笑脸相迎,寒暄问候。而江巷水库大坝的工地上,大型的现代化机械正轰声隆隆,一辆辆运土大车你来我往。一切是那样的如火如荼,又是那样的有条不紊……

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脚踏还算熟悉故土,也许当我再次返乡时,故乡可能只是一种感觉了。相信这里必定是波光粼粼、风景迤邐的鱼米之乡。在此,我衷心地祝愿家乡的居住环境越来越美,人们的生活水平蒸蒸日上!

再见了,我的故乡——你永远是我梦中的乐园;再见了——父老乡亲,你们永远是我心中的牵挂!

老人站起身,打开话甲,我姓汪,算是大户人家的后代。过去这里的房子可漂亮了,大都三进三出,并且侧旁伴有厢房的院落,后来被洪水淹没,九八年那次淹得最厉害。现在老街败落,私人修也是瞎修,这样的工程过于宏大。老人露出惋惜的表情,指着

自己的老屋说,你看,这一进是做生意的门脸;二进是家里人赶考或中榜举行仪式的场所,接待亲朋好友也在这,是家里最重要的地方;三进是家人睡觉休息的地方。原本我家不止一处古院落。民国时期南京六合有一处大型古院落。那时,我叔叔是国民党将领,打日本时守卫南京,内战时期固守南京中华门,与张治中将军一起共事。蒋介石败退台湾,张治中选择撤离,我爷爷不准叔叔去台湾,后来回到老家,为了保命留了把枪。解放后,这把枪险些要了叔叔的命,全家族都受牵连。为了叔叔,我父亲卖了六合的院落,用那些钱打点,才保住了全家。现在叔叔去世了,堂妹生活在南京。政府也恢复了叔叔的名誉。

听着老人略带喘息讲述,我的心情很沉重,那满是皱纹的脸上,布满了沧桑与无奈。夕阳照在老人的脸上,斜射进门里,不由地想起“乌衣巷口 斜阳斜”的诗句来。仰视着褐色的木制“八头股”山墙,还有同色的老式木制屋顶,感觉心里被掏空。老街的人,老街的事,老街的身影,迷离而飘忽。

咏珠龙草莓

张 文

关山西北有奇天,水库上游平沙滩。
滁定公路穿越地,得天独厚区位显。
珠龙草莓一枝鲜,绿亭口外香满园。
产地盛名不胫走,享誉滁城美名传。
路边桌上玛瑙艳,棚中圃地翡翠悬。
如织游人采摘乐,穿梭车辆驻足选。
垂涎欲滴红果甜,一村一品展新篇。
特色经济助民富,产业撑起一片天。

